

弱水千流  
著

甜宠作家  
弱水千流

WU ZHI  
HON SHAN YI  
我知  
寒山  
意



匠心之作

寒山峡，  
一个冷到人骨子里的地方。  
×  
但我知道，他就在这里，有一颗暖到融化的心。  
——余今兮

“  
这世界，  
既有战火，也有花香  
”

①

我有信仰，也有爱人，这就是我的一生



我知  
寒山意

WO ZHI  
HAN SHAN YI

弱水千流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知寒山意 / 弱水千流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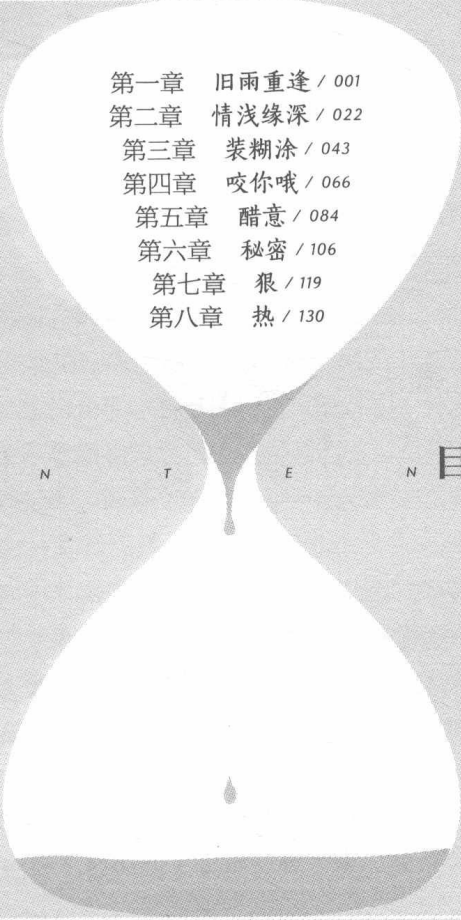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94-1554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5405号

书 名	我知寒山意
作 者	弱水千流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 题 策 划	黄 山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册 子 羊 羊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306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8年4月第1版,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554-7
定 价	3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	旧雨重逢 / 001
第二章	情浅缘深 / 022
第三章	装糊涂 / 043
第四章	咬你哦 / 066
第五章	醋意 / 084
第六章	秘密 / 106
第七章	狠 / 119
第八章	热 / 130

C

O

N

T

E

N

#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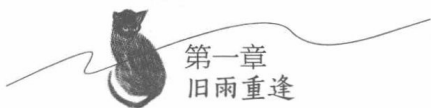
T

S

C O N T E N T S 目录

- 第九章 念 / 158  
第十章 冷 / 170  
第十一章 往事 / 196  
第十二章 婚嫁 / 223  
第十三章 现青衣 / 245  
第十四章 你好甜 / 273  
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 / 289  
第十六章 一往情深 / 314

- 番外 1 嗯嗯啊啊 / 324  
番外 2 咿呀咿呀 / 328



## 第一章 旧雨重逢

今晚没有月亮，云城夜色深浓，霓虹闪烁。

余兮兮安静地站在衣柜前，指尖点着下巴。这是她思考时一贯的动作，有点小女生的俏皮，有点成熟女人的妩媚，曼丽慵懒。

一阵手机铃声忽然响起。

她下意识地抬眸，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三个字：韩是非。

云城四少之一的韩少爷，出手阔绰也玩得开，要家世有家世，要颜值有颜值，在圈内颇受名媛们的欢迎。

余兮兮和这个人在同一个超跑俱乐部，两人算是朋友。

看着屏幕，她迟疑几秒钟，最后还是不甚情愿地滑开了接听键。听筒里，富有磁性的嗓音低低地传出，亲昵得有些过分：“兮兮，在干什么呢？”

余兮兮却明显爱搭不理：“有事说事。”

韩是非掩饰什么似的咳了一声，笑了笑，问：“那什么……你等会儿去 Ching 玩吗？”

Ching 是云城最高档的夜蒲，富二代和名模聚集的场所。余兮兮没什么兴趣，打了个哈欠：“今天累了，不太想出门。”

“十二点之后就是我的生日，场都包好了，给个面子呗。”

生日？

她微蹙眉，须臾，从衣柜里抓出一条白色连衣裙：“OK，吃了蛋

糕我就走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韩家那位少爷在追她，一连两个月，锲而不舍。

只可惜，余兮兮对他不来电——撇开其他因素不提，单是他那张脸就不合她的口味。他的肤色很白，模样也太俊秀，像韩剧里的花美男，而她一直都喜欢有男人味的。

挂断电话，余兮兮开始换衣服化妆。镜子里，她五官美艳，身姿窈窕，皮肤白得跟雪似的，是能让人第一眼就惊艳的美女。

简单收拾完，她拿上车钥匙出门。

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，夜空黑得像被墨汁浸透。云层厚重，星月都被遮掩。红色法拉利从车库里驶出，一路疾行。车窗外，都市的万家灯火交错闪过，连成光带急速地倒退。

等绿灯的时间里，车里鸦雀无声，世界如坠梦境，过分的安静令余兮兮略微蹙眉。她抿了抿唇，打开音乐播放器，将音量调到了最大。

她是一个富二代，家中做香品生意，父亲是云城知名的商界巨擘。和大多游手好闲的富二代一样，她没有正经职业，生活简单乏味，吃喝玩乐，挥金如土。

前方的红灯转成绿灯，余兮兮忽然笑了下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汽车飞驰出去。

余兮兮今天有点倒霉。九洲大道附近，路被堵了。漆黑的夜幕下，九洲大道仿佛成了露天式的豪车展，几辆超跑停在路中央，将半条大道堵得水泄不通，惹眼又招摇。

余兮兮挑了挑眉，拿起手机翻通讯录，就在这时，韩少爷的电话又打来了。

她接起来：“喂。”

韩是非的声音一改之前的风度翩翩，带着几分暴躁：“该死，一辆破吉普把老子的车刮了。我们现在都在九洲大道这边，你……”

余兮兮完全一副看热闹的心态，打断说：“嗯，我看见了。”

韩是非说：“那孙子被我们围住了，你下车过来吧。”

“哦。”

她语气平常，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，把车靠边停稳，然后下车。

路边站着数个穿着时尚的年轻男女，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大好看。她漫不经心地走过去，扫一眼，看见里头八成以上都是熟面孔，要么是在超跑俱乐部认识的，要么是在晚宴舞会认识的，交情深的有之，交情浅的也有之。

有熟人打招呼：“兮兮来了啊。”

众人的视线集中过去，瞬间被吸引。

细高跟，小腿线条被拉伸得极其诱人，往上腰肢纤细，胸前丰盈，纤长的脖子连同双臂都暴露在空气中，皮肤和衣服同样雪白、妩媚、性感，又没有半分艳俗。

边上一个美女摸出烟盒，顺手递了一根过去。

余兮兮摆手，从包里摸出一根棒棒糖，拆了糖纸，将糖放在嘴里，随口道：“戒了。”然后她下巴一抬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“大水淹了龙王庙，招惹韩少爷，谁这么不懂规矩？”

“有辆吉普车刮了韩少上个月新提的兰博基尼，那车主不下车也不道歉，韩少都要被气死了。”

“你说那吉普车的车主是不是吓傻了？咱们的车都堵他那么久了，他却沉稳得跟大爷似的，这心态也太好了点儿。”

余兮兮心里基本有了谱，面无表情地问：“是吉普车刮的韩是非的车？”

有知情的清了下嗓子，有点儿尴尬：“喀，其实，认真说来，是韩少的责任……”

余兮兮翻了个白眼。

又有人接话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韩少什么人物？扯谁的责任有屁用，交警都让韩少骂走了，不等着那辆吉普车上的人下来道歉，要韩少去道歉吗？”

她没吱声，咬着糖远远一望，只见一堆豪车的中央是一辆漆黑的吉普车。背景是夜，周围五花八门的超跑全是陪衬，那辆车不起眼，却被衬出几分莫名的严肃和冷硬之感。



安静，沉默，那车和背后的夜色融为一体，像蛰伏已久的兽。

韩是非站在街边，眉头蹙起，一身高级定制西装，领带扯开了，地上有四五个烟头。

助理大汗淋漓地跑过去，一脸苦相：“非哥，那吉普车上的孙子油盐不进，还是不下车不道歉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韩是非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去，先把挡风玻璃给老子砸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敢怎么样。”

助理点头，挽起袖子走向那辆黑色吉普。助理是一米八几的汉子，人高马大，踩上引擎盖时发出哐当一声响。他站稳身子，舔了舔嘴唇，狠狠一脚朝挡风玻璃踹了过去——

挡风玻璃纹丝不动。

助理愣了。

瞧热闹的余兮兮眉毛挑得更高了。

背后的人群里响起一阵爆笑，用揶揄打趣的口吻说：“杨助理，今天晚上没吃饭呢，一玻璃都踢不碎。”

杨助理脸丢大了，更铆足了劲儿、死命地踹那玻璃，次次都又狠又重。

然而，片刻过去，挡风玻璃依旧完好无损，半道裂纹都看不见。

余兮兮原来还觉得好笑，此时却皱了眉——那辆吉普车似乎改装过……用的是防弹玻璃？

她眯眼，把棒棒糖从嘴里拿了出来，唇微动，正要说话，韩是非却已暴跳如雷，抄起一根钢棍就往那辆吉普车走了过去，大骂那助理：“废物，给老子滚开！”

然后，他举起钢棍就要砸驾驶室的车窗。

“等等！”余兮兮脱口而出。

她刚喊完，转眼便明显察觉到有一道视线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锐利地审视着她，给人的压迫感似有千斤重。

余兮兮浑身一僵。

在场所有人都看向了她，然而，不知为何，她能肯定，人群中绝

无那道视线的主人。

四周死寂了片刻。

韩是非用力蹙眉，语气好歹缓和下来：“兮兮，这件事你别管，这种孙子就是欠收拾！”说着，他就又要砸下去。

话音落地，两束车灯光却从远处打来。

韩是非被强光晃了眼，抬手遮挡，再去看来时脸色剧变——数辆汽车从四面八方开了过来，清一色的重型军用吉普车。

人群瞬间惊恐骚动。

不消片刻，军用吉普车将他们包围，车身是庄严肃穆的墨绿色，在浓黑的夜色中铺陈一片，蔚为壮观。

余兮兮心沉了下去，意识到，他们大概是惹上了不能惹的人。

这时，黑色吉普车的车门终于被打开。

她下意识地转头，瞬间，全部视野被一个高大颀长的身影占据。

那是个极高的男人，浑身线条硬朗、利落，肩很宽，依稀能看到流线型的臂肌，双腿修长如白杨。

余兮兮将视线上移。

那人的脸的肤色很深，没有丝毫养尊处优的奶油气，轮廓极有棱角。他五官分明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，如瀚海星辰般深邃。他的唇薄薄的，抿成一条线，显得严肃，又极为俊朗。

他一只手插在裤袋，一只手把玩着金属打火机，动作随意，偏偏显不出半分轻佻气。两束目光停在她的脸上，良久后，他弯了弯唇，一丝痞味便从冷厉的眼角眉梢流淌出来。

余兮兮掌心全是汗，却硬着头皮一言不发地和他对视。

男人高大的身躯微放低，靠近她，不着痕迹地扫过她的身体，再看向那张巴掌大的脸——软软的白色，很漂亮，也故作镇定。

他问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说话的同时，男性气息扑面而来，那是种很浓烈的阳刚味，充盈着雄性荷尔蒙。

余兮兮清了下嗓子：“……路过。”

这种情况下也能来一场华丽的偶遇，真是“猿粪”。

那人盯着她，目光冷淡，又带着侵略性，像荒原上的鹰和狼。片刻后，

他说：“是吗？”

这嗓音很沉稳，没有丝毫说疑问句时该有的起伏。

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。

好在周遭嘈杂混乱，并没几个人注意到余兮兮这头的怪异处境。军用吉普车已悉数停了下来，包围圈的中心地带，之前还趾高气扬的富二代们统统变了脸色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几个胆小的年轻女孩都快哭了，战战兢兢地道：“咱们只是跟着韩少来的，不关我们的事吧……”

之前砸车的杨助理被这阵仗吓得腿软，站在韩是非的身边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：“非哥，现在我们怎么做？”

韩是非的表情也不好看，视线扫过一帮吓破胆的狐朋狗友，眯着眼，问：“吉普车上下来的是谁？”

杨助理摇头：“不认识。”顿了下，他伸手指指周围，又压着嗓子一脸苦相道，“但是，您瞅这阵仗，不好惹啊。”

韩是非啐了一口，狠狠一脚踹在汽车轮胎上：“该死！”

韩家大少火气正旺，但杨助理该说的话还是非说不可，他在心头掂量着，硬着头皮开口：“非哥，再这么僵下去只怕不好收场，要不……”他用力咳嗽一声，说，“要不，咱们低个头，道个歉？确实也是咱们不小心刮了人家的车……”

韩是非瞪他一眼。

杨助理悻悻的，顿时不敢说话了。

夜风微凉，余兮兮在原地站了片刻，细高跟支撑着全身的重量，她的脚脖子开始发酸。

她抿唇，用余光扫了那军装笔挺的男人一眼。路灯的光线是很暗的橙色，他侧对着她，没戴军帽，板寸头硬朗又英气，面无表情，手里的金属打火机不时发出叮的一声。

余兮兮注意到他的肩章，庄严的棕绿色，两杠一星，陆军少校军衔。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从远处靠近。

她抬头，看见一个穿着常服的年轻军官走了过来，笑容爽朗：“峥

哥，什么时候回云城的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？”

秦峥点了根烟，说：“组织上临时调动。”

“那还去兰城吗？”

“说不准。”

“今年带的兵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两个男人闲聊着，余兮兮站在边儿上，有种如遭雷劈的感觉——若没有记错，秦峥自一流军事院校毕业后便去了兰城，而后又在特种大队待了六年。而这六年来，这个男人回云城的次数，余兮兮用两只手就数得清。

可是现在……

“意思是，你调回云城了？”姑娘甜糯糯的嗓音毫无征兆地响起，似乎太过惊讶，尾音高扬，有点儿变调，有点儿滑稽，硬生生将男人间的对话打断。

两个男人同时转头。

董成业似乎才注意到这儿还有个漂亮丫头，目露诧异；秦峥则盯着她，眼神似有玩味，但瞧不分明。

“……”话问得唐突，余兮兮自己都觉得尴尬，清清嗓子支吾着回了句：“我……就随口问问。”

董成业琢磨几秒钟，想到什么，忽然嘿嘿两声，朝秦峥挨近了点儿：“峥哥，这是咱小嫂子？”

秦峥弹了下烟灰，没吭声。

董成业看他的脸色，奇了怪了：“不是？那这姑娘咋在这儿？”

秦峥语气平淡地吐出几个字：“路过的。”

他的嗓音平稳淡漠，但说话时，那双眼牢牢地盯着她。

余兮兮微抿唇，被那目光搅得有些心烦——看、看、看，看你个大西瓜，果然是在部队里待久了的，八百年没见过女人了吗！

她有些懊恼，正犹豫着要怎么开口说走，又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。

余兮兮转头，见韩是非臭着脸走近，杨助理则面带笑容地跟在后面。

两人站定后，韩是非的视线扫过那个军装笔挺的高大男人，想说

什么却欲言又止，随后看向余兮兮，走过去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兮兮，我处理点事情，你先回自己车上，等我电话。”

她无语，很直接地拒绝道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闹了这么一出，谁还有心情玩？

韩是非蹙眉：“兮兮……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。”余兮兮笑了一下，转身，绕过他，往自己停车的位置走去。

她经过那人的身边时，一道极有磁性的嗓音在耳畔响起，音色低沉，醇得像酒，又漫不经心：“又不路过了？”

她脸上一热，转过头，看见男人个子很高，低着头审视她，嘴角微扬，勾出似笑非笑的弧度。

余兮兮无名火起，于是恶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大步离开。

秦峥斜靠着车门，抬眸。

高跟鞋的声音渐远，在街灯流光的勾勒下，姑娘身姿窈窕，肤色白皙，黑色长髻发披在细弱的肩头。她像是生气了，迈步的动作大得夸张，跺脚似的，娇憨又可笑。

他挑眉：小丫头长大了。

关于那晚的后续，余兮兮是从身边朋友的嘴里听来的。

据说，次日一大早，韩氏的董事长就带着自家儿子进了军区大院负荆请罪，直到傍晚时分才从里面出来。

不过，相较这些无关紧要的八卦，她更关心秦峥回云城这件事。

她经过多方打探后，发现这个消息被证实——组织上临时做出调整，将秦峥少校暂时调回云城，仍负责特种大队练兵事宜。

“暂时？”余兮兮眉头一挑，换了一只手拿手机，“姐，你确定是暂时？那他什么时候会被再调走？”

电话那边的声音温婉清亮，似乎无奈：“这我就知道了。不过，兮兮，人家刚调回来，你就盼着人家走，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”

她蹙眉嘀咕：“差不多。”

余凌没听清楚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哦、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余兮兮笑了一下，道，“时间不早了，你明天还要接着开会，休息吧。”

余凌嗯了一声，随口道：“这几天家里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都挺好的。”

“钱够花吗？”

“够。”

电话另一头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兮兮，爸妈明天上午就回云城了，要是再跟你提去法国进修的事，你就先答应下来，别和爸爸吵。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”

“哦。”余兮兮垂眸应了一声，拿起平板电脑开始玩“消消乐”，态度敷衍至极。

“姐姐知道六年前的事你一直没忘，但是……”

“好了，姐。”她笑容如常地将余凌打断，说，“我困了，你睡吧，我也睡了，晚安。”说完，她就挂断了电话。

躺在卧室的圆床上，余兮兮安静地看着窗外。夜深了，鸟兽虫鸣更清晰了，月和星辰也都入睡了。

她闭上眼，沉沉地呼出一口气，不多时，重新举起手机，打开微信，发现有九十九条未读消息。她蹙眉，随手翻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从通讯录里找出一个昵称是“周易”的号。

周易，性别女，职业不是看风水算命，而是一家宠物店的店长，余兮兮的闺密。

嘻嘻兮兮：[微笑] 当一个兽医就真的那么给他们丢脸吗？

过了片刻，周易回复：又和家里吵架了？

嘻嘻兮兮：没，就是最近烦心事太多，难过……[快哭了]

周易：怎么了啊？

嘻嘻兮兮：一、我爸又逼我去法国学调香了……二、秦峥被调回云城了！[吓][吓]

周易：秦峥？你那个军哥哥未婚夫？

嘻嘻兮兮：嗨！一年见一次的未婚夫？早年长辈帮我们定的娃娃亲也算订婚吗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承认！[再见]

周易：你单身（守活寡）这么多年，不就因为他吗？[微笑]

嘻嘻兮兮：不，单身是因为我眼光又高又挑剔。

周易：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
盯着屏幕，余兮兮觉得，这句话就像她自己在问自己。

怎么办？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她生命中那个毫无意义的“未婚夫”甩掉？

余兮兮用力皱眉，握着手机在床上滚来滚去，不多时，她翻身坐了起来，关掉微信，在通讯录里输入“秦峥”两个字，搜索，一串电话号码映入眼帘。

这十一个数字无比陌生，冷硬又刺眼。

深吸一口气后，余兮兮点入一片空白的短信页面，打字：秦首长，你看你也回云城了，咱们那个坑人无比的娃娃亲婚约，是不是抽个空解除一下？我要是没记错，你也是二十八九岁的人了，有个婚约绑在身上，影响择偶。

编辑完，她来来回回检查了无数遍，确定没有错别字后，在末尾署了自己的名，然后点了发送。

她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。军人的作息通常规律严谨得令人发指，这个点，秦峥应该已经睡了，或许他要明天早上看到了才会回复。

她思忖着，打了个哈欠，躺回床上。

突然，叮的一声，一条新短信传入。

余兮兮随手点开，垂眼，看到发信人是秦峥，短信内容只有冷冷淡淡的一行字：老爷子想见你，明天跟我回一趟大院。

“……” 呃。

所以，他是完全无视她的短信了……吗？

托那条短信的福，余兮兮失眠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直到半夜一点多才入睡。然而，半个小时不到，她又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，呼吸不稳，大汗淋漓。

她做梦了。

漫无边际的火光，遍地鲜血，还有一只德国黑背——完成了使命的

黑背倒在血泊中，轻轻地抽搐着，深褐色的瞳仁目光涣散，视线永远定格在女孩的脸上……

“……”余兮兮抿唇，鼻腔里沉沉地吸入一口气又吐出来，躺在床上，窗外的风和云都那么静谧。

自己有多久没有梦见过黑风了？

半年，一年，还是更久？

余兮兮沉默地盯着天花板，转头，视线落在床头柜上的相框。那是一只德国黑背的黑白照片，画面中，它将嘴巴咧得大大的，吐着舌头，像在学人微笑，看上去呆呆的，有点傻气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无声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次日清晨，一阵敲门声将余兮兮吵醒。

她烦躁地蒙住头，嘟囔道：“大清早的，干什么呀？”

门外是宋姨的声音，语气有点为难：“小兮，昨晚你是不是答应了今天要去看秦老司令？”

她嘴角一抽：“嗯，好像是……怎么了？”

宋姨言笑道：“接你的人已经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余兮兮愣了一下，掀开被子跳下床，也没穿鞋，直接光着脚就跑到窗户边上去了，哗啦一声拉开窗帘。果然，余宅庭院里多了辆黑色吉普车，很眼生，在太阳底下显得庄重、威严。

她皱眉，伸手在枕头底下捞了一把，抓起手机一看：早上七点五十三分。

余兮兮无语，斜眼瞥着那辆车，道：“知道了，我换件衣服马上就下去。”

这么早，那位首长是赶着去投胎吗！

她胸口憋闷，匆匆地洗漱完，然后找出一条连衣裙换上，化妆出门。

秦峥坐在驾驶室里，夹烟的手随意地支在车窗外，手指敲窗框，有一下没一下。



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从吉普车后方传来。那是高跟鞋踩在石子路上的声音，很轻盈、很俏皮，有点儿急促，嗒嗒嗒直响。

他吐出烟圈，扫了眼后视镜。

一身精致礼服的姑娘一路小跑，黑亮的眼睛怒气冲冲地瞪着他的车，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。

秦峥挑眉。

距离吉普车两米左右，余兮兮放缓步子，微喘着走近。驾驶室的车窗是完全降下的，她看见男人还是一身军装常服，盯着她，黑眸里头有一丝玩味，不作声。

她调整表情笑了一下，打招呼：“早啊。”

他没什么语气：“不早了。”

“……”部队里的男人都这么欠扁吗？

余兮兮被呛了一下。

秦峥边发动引擎，边道：“上车。”

他的声音低沉好听，可说话的口吻带着习惯式的命令。余兮兮蹙眉，抿了抿嘴还是忍了下来，哦了一声，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
吉普车驶出余宅。

秦峥不理余兮兮，余兮兮也不会主动理秦峥，于是一路无话。这么些年，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，每次见面的状态也都相差无几。

两家老人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“情侣”，然而，只有余兮兮知道，他们这对“定了娃娃亲的情侣”，迄今为止连手都没牵过……

她想起自己昨晚发给他的短信，不禁皱眉，是自己说得不够清楚，他没看懂，还是移动运营商出了问题，那条短信根本没发送成功？

“你……”忖度着，她试探性地开口，想问问他是否收到短信。

然而，与此同时，秦峥毫无征兆地发问，语气冷淡：“你平时几点起床？”

余兮兮抬起头，见他坐姿随意，单手把控方向盘，冷黑的眸透过中央后视镜看她。她的视线冷不丁地对上去，镜中两束目光相遇。

她同他对视，没有退缩，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睡到自然醒。”

秦峥声音很淡：“不工作？”